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　泉

謄録監生臣鄒曾蔭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皈投前丞相葉西澗

緑野優游超出神仙之上洪鈞块扎願歸造化之中不修尺牘之恭昌寫寸衷之藴敬九頓首而一引吭抑惟本朝厥有先正或置翹材之録或公夾袋之儲如良醫

用方並蓄乎參苓芝朮如梓人作室兼收乎榱桷棟梁然而此乃呂正獻當國之時與虞雍公宅揆之日皆職分當為之事俾人才各罄所長至若晝錦堂乃魏公佚老之居獨樂園亦涑水退閒之所以他人處此惟牢關固拒以養高獨二老不然且博採旁搜而薦進身固處江湖之遠心常為宗社而憂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極言幾為擢舉首之凌景夏柰書生薄命遭不放出頭之歐陽

公雖墮乙科覺踰已分亦嘗間求理學不能免伊川科
舉奪人之譏妄習宏詞又恐犯龜山文字自售之戒獨
鬱鬱其誰語將汲汲乎何求過為京尹所知誤在辟客
之列載念羅官之設均為京局之榮可以非材而當此
選非藉吹噓之力終無奮迅之期其官得聖之清惟仁
者靜滿三農之望收斂其功看晚節之香自安於淡挺
特立獨行之操於急流勇退之中閒中日月靜裏乾坤
安分造堯夫之境洛下臺池外間花竹有時醉居易之

吟然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聖人之時而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君子之道是雖魏野嘗賡上天辭富貴之詩將恐遼人遽發無地起樓臺之問蓋識者每以此覘吾之國而我朝所恃則無兢維人行將疏北闕之恩豈可久東山而處徐行當車晚餐當肉固樂循真境之安巨川作楫大旱作霖當再為蒼生而起宜廣為之搜訪庶可備於馳驅雖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其為人品之不齊然予曰疏附予曰奔走予曰先後者豈可

異時之乏使致令嵬瑣妄冀甄収倘蒙飛鶚薦而升或可勉駑材而進雖素尊潞國欠再親洛社於洛中然來自杭山喜獲出門生之門下

皈投叅政趙格庵

讀格庵之四書嘗親方册備京畿之小吏已出大鈞恪修駢儷之恭聊贄皈依之悃冐馬銜袖庸表摳衣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僥倖韓昌黎之四舉忝竊范景仁之乙科雖厄於不放其出頭然安敢自尤於薄命竊

嘗妄希拔萃擬習宏詞終以疲神文字之間不如刻意義理之學獨鬱鬱其誰語將皇皇乎何之乃蒙噓黍谷之灰且屢侍春風之坐賈黯既取科第得文正教之為官楊時待調京師慕程門徃而從學矧在容察之下夙依覆燾之仁懇切一誠晉越再瀆其官伊洛以前一周子乾淳以來兩晦翁自誠而明以真實地為踐履由博而約於知行處著工夫每嘆漢唐之儒不知義理之學董子述正心而正心以上之事則闕而不講昌黎論致知

而致知以下之要則畧而不言嘗以先生纂疏而觀可為前聖絶學之繼至若齋名之取義尤於大學以用工自此而相吾君則非心邪念之不萌推之而平天下則全體大用之悉備此大儒出而宗主斯道而後學所以歸依其門　其敢不愈究講明以求砭訂愚不可及也未能救氣禀之偏賢尚在此乎深有冀師資之益

皈投浙漕洪損齋

鹺局卑微竊禄王畿之下氷臺崇峻納身洪造之中雖

趨承之日方新而歸嚮之心維舊敬修尺牘瀝寫寸丹嘗讀平齋先生之文可為天下善類之慶謂太平之君當與賢者共而皇極之世非棄人之時或言仁傑舉東之有宰相器或言蕭何奇韓信真大將才或言正倫無負魏徵之知或言阮咸不辱山濤之薦其論趙韓王則取其綴奏紙以進其論陳古靈則取其疏薦藁以聞此皆先正所云敢為執事者告偉哉華閥有此聞孫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間關而得第幾在甲科一

官僥倖以媒身方成再調幸忝鹽人之職獲依鹺使之光桒鞭筭非良未慣通於齊筴幸筆耕有素頗能守於韓虀豈敢辭簪裹之勞惟恐蹈蕨甜之歎雖才非劉摯監鹽倉而有學士之稱然心慕仲淹掌西溪而得運使之舉敬九頓首而一引吭其官九垓隆名六經粹舉天目出茗水萃臨安而篤生異人鋒車入帝闕過家山而又持使節行即佩紫囊而上姑暫留錦水之榮其樹其水其丘且歷指昔時之遊釣維駒維驥維駱豈久煩彼

隰之驅馳刱兹兼兩路之轉輸何者非二天之覆盖圖為得月遂移近水之樓相與為春提出沍寒之谷况已在匠石之園伯樂之厩安得不發甯戚之歌騣明之言倘今焉獲一盼於師門則繼此可終身於陶冶甯傅説之象匪伊覲金鼎之調和舉膠鬲於魚端有望青冥之吹送

皈按浙漕朱尚友

燈窻積學熟讀紫陽夫子之書䶵局備員獲隸尚友先

生之部卓有先儒之標的允為後學之範模輙致皈依
仰祈甄録竊嘗考封事所載無非主公道而言謂有司
舉賢才所貴正人之得謂郡守薦屬吏毋為私意所蒙
采之公論而不遺疏遠之人求於下僚而不取軟媚之
輩輙以當家之事告于執事之前伏念某學海漚如士
林芥爾場屋間關於四舉殿庭忝竊於乙科以義理為
入道之門研精遲造知利欲乃點人之漆摇手莫前凡
平時思所以律諸身皆先生推此而淑後進兹忝鹽人

之役獲在王畿之間倣沿海鈔法之行務寛征榷念臨漳官費之弊敢事煩苛皆一遵乎大訓格言冀不蹈於庸流俗吏百年雲谷久欽喬木之家四牡星軺又拜甘棠之芴是謂三生之幸遇可無一語以求知某官當代老師斯文正派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作好監司又拈起浙東之政為名法從更詳陳榻後之書使吾道之統有傳見盛德之後必大非久進薇省藥堦之步猶且收竹頭木屑之才敢期夾袋之儲遂啓大鈞

之問不慭衘鬻妄覬陶鎔幸親今代之文公可為師表願效同安之王子以備門人

皈按刑堂趙平齊

枌陰夙庇敬修執贄之恭李掾畢棲遽起問鈞之想𡰱未遑於趨戍乃先急於謀身輒忍恥以自鳴庶徼榮而一顧嘗竊考古人之薦士無非與天下以為公吕文穆夾袋之儲博採四方之衆論虞忠肅䎱材之館類皆一代之名流曾何專取於里閭初豈有偏於親故允謂至

公之舉夫誰得議其私然處鄉黨則恂如吾夫子所以
聖維桑梓而敬止作詩者謂之恭蓋知人本自昔之所
難而居鄉乃論秀之從出所以朱買臣之貴不薦於他
人而薦於同邑之賢吳隱之之名不顯於他人而顯於
鄰居之士固自知其非稱姑畧誦於所聞伏念某拆襪
短材濫巾末第立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
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零陵之戸誤為臺府所知挈來
鴈峯濫贅烏幙慚無贊畫深愧湖南之客多賢恪守廉

勤恐為隴西之士所恥逺依宏覆遂獲終更嘗愛劉元城看條貫之言冐居周濓溪爭獄事之職葢本朝之法未嘗嚴以三尺矧先儒之論尤當寛之一分惟當仰體天地好生之心推行祖宗不殺之意或可逃於吏責庶不辱於師門第某也家地一寒命途多舛竊稽魯語緬想古風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公論之難磨滅童子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俾後學之有依歸忘其躐治之羞或者脱穎而出顧自媒之可醜然公舉則非私

其官學者宗師道之標的融一心於萬事而主之以理貫萬物於一心而凖之以平天下之勢持衡權重輕而各當君子之道絜矩度人巳以皆公然猶合衆俊以兼收豈忍使一夫之不獲輒因參覿就致皈依倘辱盼青或可破白興其德行道藝者既有慚月旦之評與爾鄰里鄉黨乎深有望春風之賜

通湖南帥參政皮泉淥

十國為連夙仰帥垣之重一行作吏濫叨民版之司喜

大造之可依撫微蹤而深幸敢修辭贄敬瀆鈞墀㪅官
經濟規模弼諧事業道足以開物成務學足以尊主庇
民朕心朕德惟乃知夙荷藻旒之眷嘉謀嘉猷則入告
密祭帷幄之謀頃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為縉紳所予燧
然駿譽齒于諸公之間旋以麟經首乎俊造之選竊考
春秋之大義獨為洙泗之全書筆削片言褒貶萬世縱
以游夏之高第不措一辭有如公穀之名家特列諸傳
雖明於董仲舒而或者病其闇固雖習於公孫弘而或

者議其奸訣自漢以來專門者幾賈逵則有條例之作鍾興則有章句之文纂要於士廉而人議其迂訓詁於何休而人疑其鑿或以繁露立說或以指要為名人自為家師各異說俱未若天開景運道闡斯文自孫明復之發微一出而其學傳自程伊川之序傳一著而其理顯為說則無如横渠之粹作傳則無如文定之精迨止齋續一脉之傳至泉淥惟六人而已彼荆舒所見謬矣以新經之說易之所謂以政事殺人以學校殺後世者

其斯人乎安得為天地立心為前聖繼絶學如先生者
以之輔東宫則辨明乎尊王黜伯之義以之斷國論則
界限乎崇陽抑陰之嚴如徒述明公出仕以來特不過
常人誦德之語用敢昌言其所學不復縷數於其他况
嘗身到於黄扉佇看恩疏於紫詔風雲之會頃刻以須
某辛苦燈窗迂迴場屋屢黜於有司而不改力磨桑硯
之堅四舉於禮部而後成始棄韓檠之短冐然出仕凛
甚曠官非庇覆之是依恐顛隮之未免夫子之墻數仞

尚祈受教於師門杜陵之厦萬間所願棲身於德宇

通江西運使曹介軒

簜節觀風夙仰崇臺之峻理曹議讞叨居列屋之卑以昔馬親炙之無繇而今也趨承之有幸三薫贄牘百拜典籤某官王振而金聲準平而繩直所學乃經濟彌綸之道其業則潔靜精微之書於真實地著工夫始者自誠敬而入從原頭處去理會超然得本領之真考韋編三絶以來盡芻狗諸家之說謂田何而下凡專門者幾

獨伊川所傳為造道之精方理探極前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迨心涵妙處吾聞先儒先儒聞三聖三聖闡諸天以此而發微闡幽以此而開物成務至若昕庭之大對巍然進士之甲科謂世變以降何嘗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惟英君者作斯能轉亂而為治轉危而為安是之謂大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見先生之學誠則明明則著果膺親擢幾列倫魁矧令乾九五之大人才際時龍之御泰九二之君子又新治象

之開雖曰否終則傾當思復德之本或益之乃可致龜朋之助不節若何以窒蠹財之原主德固無過而小過至於大過者所當思世道雖已濟而既濟終於未濟者所當慮艮止也君心之善方萌而未固者不可以不堅定坎險也邊境之事有備而無患者不可以不豫防惟明公熟記於心庶他日大推所學無但曰吾職轉輸而已而不為當今平治之圖側聞丹扆之興思非久洪樞之入秉悉攄素蘊徑上黃扉其拆襪短材濫巾末第立

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直欲仰天而無愧

初筮二水之户誤為漕臺所知挈來鴈峯俾贊烏幕兹

叨李掾又值瓜時非雲天庇覆之是依則風雨震凌而

奚恃此運使最識大體所期高過於仞墻微司理幾誤

平人惟有盡心於職業

通江西帥趙月山

帥垣顓閫元戎陳十乘之儀理掾備員小吏托萬間之

庇况昔也快鳳凰景星之覩矧今焉又烏鵲明月之依

受容察與他人殊謹熏沐以賤名徹其官凖平而繩直王振而金聲所學孔孟顔曾其文歐蘇韓柳王茂洪過江為第一流人物可以鎮浮小范老行邊有數十萬甲兵長於制勝盖天之福人國為世而生名公豈偶然哉必有以也仰岷峨之鍾此秀信乎蜀珍矧國家之實惟賢粹然趙璧偉真儒之無對見吾國之有人厥今寶祚方隆金甌尚闕帝以江淮之重國之門户所關誰為朕行徒得君重南至召陵北至無棣豈容土宇之中分東

望夏口西望武昌正欠舟師之一捷全憑妙筭遠制窮
邊南海疆理命召來宣行復輿圖之舊北門鎖鑰非凖
不可載清沙漠之塵然後鋪張鴻烈以丕顯雄謨長城
遠矣顧績用之彌彰以我公來豈凡庸之可後入秉樞
機之要共調鼎鼐之勲以展經綸之規摹以宏久大之
德業其奮身寒苦賦分偏慳方陛對極言司馬公亟稱
其入等㳟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正衆議軒輕
之間得明公主張之力然天子自為座主故廷試不稱

門生如此知遇之深豈止輪囷之感矧又在走趨之末尚祈宏覆露之恩繇江西安撫而拜大參願繼中興之賢相為南安司理而辨疑獄敬希前代之儒宗

通憲司俞松澗

皇華遣使夙欽六轡之光藍綬抗塵幸托萬間之庇望崇臺而拜謁馳短槧以效忱其官精神玉壺之冰氣槩金莖之露其道足以開物成務其學足以尊主庇民上規姚姒下逮莊騷極羣玉而博覽高擒屈宋濃熏班

馬兼衆作之所長頃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為縉紳所予廹騫華於月殿旋接武於雲衢遊蓮幕則以贊畫稱宰花封則以撫字著最是一麾之出謳然五袴之歌處事則折之以理而人服其詳明治民則代之以寛而政尚乎平易均之作牧不無難易之殊何者為功莫甚凋殘之後嘗以前賢而考艱哉循吏之稱若黄霸之守潁川與文翁之治蜀郡皆在承平之日不過撫摩其民眷惟瀟灘素號樂土粤自干戈兵革之後遂成瓦礫塗炭之

揚惟帝念民煩公出守相與集安安之福未嘗求赫赫之名竹使分符在昔巳歌於來暮棠陰滿地至今猶切於去思此愚為隣邑豐城之民嘗親見先生清江之政因稽近事惟有二賢張松山持節於湖南王留耕建臺於江右皆由此郡即峻他除惟明公旋陟於臬司在今日復司於漕運雖槩以留耕建臺於江右則異然比之松山持節於湖南則同帝眷愈隆民望尤屬然崇臺之職乃大計之攸關爰自比年以來不勝斯民之困惟論

道經邦之手乃全制用之方非正心誠意之書不載生財之道此乃明公之素學奚待小子之贅言第恐丹詔飛來紫宸促覲鮮于為一路福難久為京漕之淹蕭何乃萬世功行即重鄼侯之拜風雲之會頃刻以須

通臨江守李菊窩

竹使分符行托二天之庇花封試令愧非百里之才以半生親炙之無由而一旦摳趨之有幸將歷階而伏謁先率牘以通名稽首瓣香俯躬文席其官準平而繩直

玉質而金相漢清議之家單傳名節唐宗英之裔官様
詞章然此特以世譜而言又孰若論當家之事嘗考先
朝執政仰惟竹湖先生比乾淳諸公箇様人物紹濂洛
一脉吾道宗師憶昨嘉熈之間勉為先皇而起其出處
關世道之輕重其論列係民生之戚休為國老臣上方
呼於内相留佐天子人屬望於端明夫何幾詔之徵來
而乃扁舟之徑去使今世知有難進易退之節皆先生
倡為特立獨行之風亶惟我公克肖乃父尚論其世宛

然崇笏之猶新歸視其家蔚若槐陰之如舊縱未復青
氈之故物亦當峻棨𣏾之穹班而乃唾視九遷廉取一
郡用心寧寛厚而不流於激為政寧優柔而無過於嚴
鑄鐵成金鑄頑成仁可傳循良之吏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俾安耕鑿之天此真賢太守所為夫豈今俗吏可語
佇看政最上結主知顯膺細書一札之褒榮繼刺史三
公之躅其間闒朱第荏苒半生初筮零陵訪漫郎三吾
之跡再尋橫浦挹濂溪一脉之源不自度其踈愚乃冐

膺於繁劇頗聞喻水久與謝推不去之謠豈謂師門遽有求可使爲之許少陵廣廈萬間庇幸托帡幪士元非百里才願逃瘝曠

謁湖南倉趙端齋

泝西江之水嘗瞻仰於使星望南嶽之雲喜皈依於恩造既仲也得摳趨於丈席豈伯子不鑽仰於仞墻以半生傾慕之心遂一旦從遊之願切以弟兄之共學莫難師友之同宗明道伊川俱受濂溪之業潁濱坡老共登

六一之門與涑水而遊者尹公漸尹公洙受涑水之辟者劉公攽劉公敞與叔和叔則俱號橫渠之高弟堅中均中則皆為和靖之門人以學而言則皆以孔孟為宗以文而論則皆以韓歐為法或講明義理而為道學之倡或編摩史籍而為通志之書此皆難弟難兄俱遇良師良友至若郇仁郇武奴事於章安惠卿和卿僕役於荆舒彼四不肖者固小人之雄而二大奸者尤當世所嫉曷若吾黨之小子幸遇當時之巨儒其官守量恢宏風

規高潔如居漢世未多忠鯁之吏生若在唐時不數詞章之太白自收高第即步亨衢身雖州縣之服勤人以廟堂而期望左右司當謹擇所任惟人臺閣事須習知乃居此選若昔青源白鷺已煩皂蓋朱轓自應入侍於冕旒胡乃又持於麾節帝念湖湘之重今為兵革之場其在平時猶究心於矜閔矧當此際盍加意於撫摩眷惟庾司最係民命惟振貧恤孤而後可以言廣惠惟貴糴賤糶而後可以言常平惟不奉青苗如富紹庭而後

可以居此官惟舉行荒政如朱文公而後可以稱此職
此固明公之素學奚待書生之贅言第以論道經邦之
才致君澤民之藴自合作九天之霖雨豈止為一路之
福星佇收安静之庸益茂經綸之業遄歸青禁大庇蒼
生如棊者文字蠹魚姓名蟣虱一舉登虎榜頗妄希進
士之榮三箭定天山亦屢奏將軍之捷諸公頗交譽乎
子厚有司桼連枉於齊生方其刻苦於功名間亦用工
於詞學雖文章末技未足為吾道之尊然科目累人止

得為程文之習重念鶺鴒之微賤嘗供牛馬之使令嶲邑司征頂踵拜二天之賜茨川董旅陶鈞皆一力之功惟其辱知遇之深所以相汲引而進願借齒牙之餘論庶成羽翼之深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敢謂同聲而迭和大木為杗細木為桷尚期並蓄以兼取

代謁臨江倅陳所翁

監州稱半刺之尊久懷傾仰弟子修先生之敬獲遂摳趨輙陳愚陋之辭仰冀高明之聽竊謂以貴下賤乃君

子之盛心委身事人此吾黨之大節故必有名世之士始可為善類所宗豈以為孟嘗之客者多狗盜之徒執李膺之御者皆龍門之彦每傷世道之薄因嘆士風之哀急於求進者掃門不以為羞甘於自鬻者上書不以為躁是皆無恥之輩夫豈知道之流至若世有歐陽公蘇老泉始為之客人非晏元獻范文正肯出其門令有身為吾道之主盟手提斯文之正印其英風義槩排山嶽而吞湖海故有抱負者所願歸其健筆雄文橫河漢

而爍斗牛故尚詞華者所願學不此之徃則將焉依其官氣塞兩間才高一世所負乃棟梁之器大任可勝其立如氷雪之清纎塵不染間者嘗居於朝列胡爲屈佐於侯藩道大故爲俗學所譏名高故爲時人所忌倘能少屈跬步可蓬莱之山惟不茍同拂袖去平津之閤然上則寳之如良金美玉而人皆望以爲景星鳳凰設若有言責於時決不減慶厯之四諫使其任天下之重又將爲元祐之大臣然且尊賢而育才哀窮而悼屈來者

曲輪直桷無不見收求者渴飲飢餐無不如意譬猶太山不以峻極而辭纖芥滄海不以浩渺而却細流故雖衆俊之兼收猶恐一夫之不獲徵而絲粟必也陶鈞其為儒而迂適用者少窮簷刻苦頗知厲志於螢燈老硯磨穿豈謂濫名於鴈塔胃然干禄拙甚謀身誰歟左挈以右提罕矣前推而後輓斂衽仞墻之下摳衣丈席之前安師嚴道尊不啻定夫立門外之雪追情親意浹又如光庭挹座上之風敢以平昔所聞少裨高明之末嘗

誦后山之集服膺前哲之言以司馬公吕文穆虞忠肅之編與曾文靖陳密學吕忠獻之紀萃為一卷名曰達賢因以觀諸老之推善尊能抑以見衆正之得時行道此固先儒之陳迹諒亦我公之夙心如蒙賜九鼎之言達之當路庶不使一芥之士沈於下僚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稼村類藁卷二十七

元　王義山　撰

劄目

通江西憲楊高峯

其伏以孟春謹時生意融暢仰惟其官霜嚴一節風動列城九重簡知兩間協賛其謹端笶拂著諏日之吉九頓百拜貢忱于大䥫臺首丐台照

其欽以一路福星生人之司命係焉舒之為春斂之為秋胸中自有一造化寒暑小物望而退舍彼又焉能為沴菌鼎小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其茲畨光膺宸綍就易使華綦公子之名豈專斷擊雋不疑之母好在平反喜動潘輿懽騰漢部伏惟慶愜其官淑問如皋陶式敬如蘇公持平如張釋之于定國帝以綉衣持斧乃人命所關非廉而明者不輕畀嘗閱易六十四卦凡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四噬嗑曰先王以

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噬嗑旅上卦為離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以明為主先生公而生明以洗寃澤物為己任又嘗持濂溪之憲節矣濂溪不云乎利用獄以動而明也敢以為一路賀某知有關西夫子舊矣門外之雪座上之春後學之所共仰也日昨嘗修小夫竿櫝之敬得以賤名氏聞每恨無由雅拜以展弟子禮於函丈

之側引睇崇臺恨臂不羽
某庸拙無倫豈堪議讞深惟横浦理曹乃我朝大宗師
發軔之地通書所謂治獄必中正明達敢不佩先儒之
訓今又得大賢君子臨照其上比荷實翁先生概爲東
湖南浦以來曠官有誅席藁俟罪惟三宥之
某聳聞霜臺大建一芥小吏所以事長事貴者何敢廢
禮謹課儷語一道少當瓣香觸突崇威不暑而汗倘辱
電擲萬億赦之幸

其揆分綦微不敢借申使閤五城十二樓寶眷之間恭
想吉星次舍福慶無邊新治一切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通江西帥趙月山

某伏以孟冬謹月朔風兆寒恭惟某官斧鉞專征金湯
鞏固九重注倚二儀昭森某謹端筴拂著涓日之吉東
向九頓首百拜以賤名聞于都督府首丐台照

某竊惟國家置元帥府其撝呵雷霆則奔走羣動其叱
咤風雨則潤澤羣生川君瀆神且為之後先擁護寒暑

小診望而退舍尚鼎小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某仰惟某官學通六藝忠貫三精其謀畧則荀攸賈詡之密其經濟則周瑜魯肅之英其吟嘯則謝安庾亮之雅其牧御則羊祜陸遜之仁大厦之棟梁洪流之舟楫也四郊多壘此為何時惟硬脊梁可以當大事任本朝自國於東南以來江其門户也淮其藩籬也藩籬固則門戶安矣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行且誦杜老淨洗甲兵之詩後當紀之旂常勒之金石邦其永

孚于休其敢預以為天下國家賀其嘗聞帥垣顧闈號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賓主見豈特虔若小侯之事大國哉瞻望牙纛何時得與戎服左執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者同一羅拜

某豫章晚學聞道也未四叨秋賦僥倖一得壬戌麼忝首蒙大魁文先生拈出由甲而乙天實為之某亦嘗進拜師墻控九頓首謝蒙予其進眷愛之意彌隆勞問之辭備至感激知遇永矢弗諼今也幸又以牛馬走服役

於使天照臨之下或者造就之機其在此乎願以此身納之化冶惟先生念之某不勝願望之至

某辱知舊矣深惟事長之禮不可無以為贄謹課儷語少當辦香觸突穹崇罪當萬坐倘辱電擲榮幸倍萬

某頗識分守不敢借申使閎星珠月璧之眷伏想自天錫祉中外惟均某服在末寮奔走職也履封恐有指呼敢不端笏以承

通南安周竹友

其伏以秋高氣清玉宇如洗其官擁麾在道先聲已雷上下神祇夾扶奔衛其齋祓百拜頓首班賀函于大籤臺惠徼省覽

其載惟盱為江西名郡龜湖之清姑山之秀草木不足以當其奇而異人出焉皆扶輿清淑所鍾也動與理俱靜與理會何福不除膳服小忠無庸瀆于執御者敢畧之

其恭審昕陛疏恩名藩作牧分漢符而出來臨南楚之

邦奉儁母以行尤便北堂之養信矣人間之勝事喧然境内之歡聲皆翹首延頸以俟泣止伏深慶愜其仰惟其官人品一代之宗師學術六經之源委誰不朱轓皂蓋罕聞斑老萊之衣縱令金馬玉堂孰若燕儐公之守此一段事真二難并孟浩然賦萱堂之詩身尚離於侍側潘安仁奉筍輿之樂時又在於閒居俱未若兒與雄藩母乘鶴髮聚比一家之和氣融彼千里之陽春嘗以本朝而觀孰為慈親之譽蘇易簡之母薛陳文

惠之母馮皆以賢稱卓哉前比行矣肩輿而上殿駢然
錫宴以疏封閭里競稱縉紳歆艷
其生平一瓣香置之懷袖久矣擇而後炷惟是誦高文
於方冊企佳譽於班行自謂無縁可以梯接今不遠伊
邇得身親炙矣横浦雖天一方然我朝道源一脉實於
此乎基之其為之喜曰前有周濂溪於既往後有周竹
友於方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其劍水一書生聞道也未腐爛黄冊四獻始售塵忝乙

科再調茲闕材質朽下議讞非長凜乎覆壓之是懼詎意今茲得以末屬效駿奔杜陵之廣厦萬間白氏之大裘散蓋非幸歟自賀其逢喜至距躍

其時文手耳於抽黃對白語非曰能之然事長有禮非文無以為贄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倘辱電盼其為光寵不啻萬億秭

某揆分綦賤不敢僭申使閫五城十二樓列仙之問新治一切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通江西漕使劉寶翁

某伏以孟夏謹時暑風清穆恭惟某官鵠袍烏爽錦晝光榮風采一新穹祇拱相某謹熏袚九頓首百拜贄敬

賀康虔祈台丙

某嘗聞吉人君子動與理俱散而為一路之春風和氣何福不除老佛氏祿練之說妄也寢餗之說贅也某僭敢畧去某比者使節東來嘗於梅關道左膝行雅拜修事長之禮仰蒙畧去位貌特賜子潔一被光采百倍感

激知遇千喙難宣

其竊惟轉運副使自唐始厥選甚不輕也嘗以宰相兼領矣國朝尤不輕畀伏讀國史有嘗為轉運而號為一路福星者惟鮮于公迂叟有云今復以子駿為轉運誠非所宜然欲救東土之民非子駿不可兹者伏審欽奉宸綸再持使節大江以西莫不懽忻踴躍而言曰是前日漕五羊而民歌之曰運使如水清徹底者而況鄉郡之除榮於晝錦歐公之記不云乎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元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徳及生靈功施社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是望公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敢誦此語為先賀

某門人也棲身宇下毫髮不出他人之門頂踵無非大造之賜今此又遇使星臨照而某又以賤役獲在走趨而今而後倚賴幬持之恩不一而足非幸歟雖使自謀亦不能如是之巧安得不為距躍三百

某仰止師墻實在門生故吏之列賀語不當落人後亟

修儷語少叙畢忱一目擲去幸甚倍萬
某揆分綦賤不敢僭申使閣五城十二樓列仙之問橫
浦恐有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代通京尹洪雲岩

某伏以陽暢之月霜曦晶明恭惟某官麟符增重天寵
維新九重簡封兩間協相某謹端筴拂著諏日之至吉
仰申賀厦之恭重慈下鑒
某竊惟一代異人受明天子休命來為天府民物之主

山君水妃莫不奔走率職擁護後先區區寒燠又焉敢
沴鼎餗蕭鄰是時刧蹤者偕敢畧去
其茲審上睠神京中謀大尹渙揚尺札聽朕訓辭壯觀
上都煩公彈壓伏惟懽慶其嘗聞之天目之山苕水出
焉有龍飛鳳舞之狀自紹興有詔為行在所遂為帝王
州恭惟其雲岩先生巍峩八座之尊彈擊千里之地蓋
嘗伏讀前史三輔之置自武帝始試以漢世而考類當
京兆之稱然而才力巨者以斷制為能耳目察者以發

摘為巧故道德之味每為刻薄所勝而根本之地反有削弱之形惟本朝先正則不然杜正獻尹京則治尚公平范希文尹京則政甚閒暇雲岩之再為臨安也蔽芾棠陰不盡前時之遺愛顧瞻枌社居多其所以曽遊伏想東坡之憫農勞乖崖之弛鹽禁利民之事不一而舉會有以知開封府拜相故事為上言者

其比者蒙恩陛辭嘗得摳衣丈席仰蒙師慈以遺舊履為念揄揚愛助端出吹噓遜遠階符屢更賞英横浦

僻在江西盡處邈天一方望長安於日下惟有誦江東日暮雲之句

其老矣一麾得郡在省徭雜處之地已交郡事延見父老具言聖天子所以撫摩愛育之意雖岩穴嵠峒之民莫不投戈折箠羞前之為即此事可見人心天理豈終於不可化誨惟當以昌黎所謂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以待徭民則省民亦與之俱安矣若夫廉勤二字平日得於師門者敢不服膺

某辱知舊矣深惟事長之禮不可無以為贄謹課儷語少當瓣香觸突穹崇罪當萬坐倘辱電擲榮幸倍萬某頗識分守不敢僭申使閎星珠月璧之眷伏想自天錫祉中外惟均某服在末寮奔走職也履封恐有指呼敢不端笏以承

代通揚州制置李庭山

某伏以孟秋謹時老火猶熾恭惟某官斧鉞專征金湯鞏固冕旒簡注穹扆夾持某謹三宿齋沐以氏名聞丐

垂台丙

其竊維國家置元帥府其撝呵雷霆則奔走羣動其叱

咤風雨則潤澤羣生川君陸神其為擁護先後莫敢不

承厥職寒暑小物望而退舍菌鼎小忠不敢贄為執御

者告

其嘗謂揚州古都會號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賓

禮見又豈特虔若小侯之事大國哉其聳聞宇宙之隆

名未遂星鳳之快覩行將與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

首衿鞾者同一羅拜

其仰惟其官學通六藝忠貫三精撐托東南半壁之天控制西北二邊之地輕裘緩帶雍容有叔子之風羽扇綸巾談笑走曹瞞之敵揚為巨鎮薔薇溝之美麗茱萸灣之清泚遊觀之勝未暇也載惟南蹕乎鉅海之滸北壓乎重淮之流蓋自唐以来為節鎮南渡後尤為大藩屏登摘星樓江淮南北可一目而盡又遠想破全於新塘之時皆天下奇勝陸續既往之殊勲恢拓方來之儁

執自此而紫樞黃門有唐李徳裕入相故事在某拭目
以俟
某材質朽下得效駿奔自賀其逢喜至距躍
某謹課儷辭少申事長之禮倘辱電擲萬億之幸
某頗識分守不敢僭候潭慶有所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代賀左史馮初心
席前疏渥柱下陞班鳳閣摛辭久仰舍人之樣螭坳秉
筆又兼學士之榮國典増華儒紳交慶伏惟某官任重

而道遠器大而聲宏其學問為真儒宗其文章號大手筆剛惟嫉惡獨秉乎鐵石之心廉不沽名確守乎氷雪之操久膺簡注徑陟清華竊惟修注之司實係禁嚴之職雖上無過舉初何煩直筆之在旁蓋古置史官正欲警非心於未動不特晉班於雲霧又將渙發於風雷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固賴切劘於君德外制掌書內制掌誥尤資粉澤於皇猷眷愈重於冕旒進特叅於機軸由起居之官入東西府可平步升自翰林而相凡二十餘

有故事在其聳聞除目深激慶悰望五色之雲透知瑞氣捲一簾之雨願丐餘波恭惟賀私仰祈台丙

代賀右史王侍郎

發號楓宸陞華柱史細旃廣厦固嘗說金殿之書彩筆丹墀又來侍玉皇之案清光近止輿論翕然恭惟某官其業則博學宏詞當世之宗工巨筆自先秦以來未見之典籍富貯胷中至組練而後一變乎繪絺復見古作果持老筆入直禁庭夜宿鑾坡試與元等詔諭旨之手

日親翠幄講説命三篇格君之辭乃今符柱下之一星自古重鰲頭之二史既要地據緊班而立則台階可平步而升岩叟擢起居即登樞府正仲除修注隨拜右丞此儒者榮皆當家事其棲身厦庇喜聽郵傳望五色之雲遥瞻瑞氣捲一簾之雨願丐餘波恭控慶私仰祈台照

賀贛守胡石壁

昕陛疏恩台藩作牧瞻余襄公之坐處仍此來遊訪趙

清獻之留題居然如舊旗旄改觀𥿻袴先聲伏惟懽慶其仰惟其官於知行處著工夫以真實地為踐履人謂何無忌似舅惟公獨立而無朋世言胡安定教人其學由體而達用凡麾節之所至其風采為如何如高山深林龍虎莫測其變化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追高卧乎東山嘻九還其何物元城之問曽不通於政府質肅之書未嘗至於京師嘗侍丈席之傍親聆謦欬之及非不知有速化之事決不肯為阿附之徒此硬脊梁

乃真石壁故聞先生之風者鄙夫寛懦夫立而充先生所學大臣法小臣廉乃今不薄淮陽而來肯為章貢之重福千里幸矣澤四海謂何行逕詔綸即躋法從某辛苦一燈四充秋賦忝竊乙科再調銓曹叨受茲闕惟是某讀書不多聞道也未每於當世之鉅人名德未嘗不願北面而事下風嘗謂石壁先生今第一流也學問為世儒宗文字為大手筆政事為妙監司他日論思獻納則為名侍從輔佐彌縫則為賢宰相後學晚生捨此將

安之乎

問候祕監文文山

棊不天先君藐棄禍鉅痛深首辱慰唁扶憊跪讀悲感盈抱未果造台墀俯伏九頓以謝拊已自訟凛如負芒泰度包荒諒蒙矜貸其故䲭訪闈縁綈一封喚歸禁近善類皆曰君子道長時也衆陽用事躋世唐虞指日可冀乃正月之朔恭覩御筆峻除棊官可直學士院跳郎星卿月而上著之紅燭紫薇之地位置甚清公論惟允

玉堂得真學士矣先生之文黼黻皇猷金玉王度一揮九制文詞典雅真有三代之風自大魁而知制誥罔俾蘇陳二公得以專美于前矣娥眉之嫉胡為乎來哉得非道大者難容名高者易毀直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何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青原白鷺能久留乎鋒車搖搖行矣徵召狀元大拜者有呂文穆王文正李文定之芳躅在其翹企以俟其去冬奉先君襄事後人子之情不待霜露既降而悽愴常割于懷久當熏沐尺箋為

師門敬素冠奕奕何等姓名不敢以瀆非慢也令弟其
官綵侍雍容墳莬迭奏誠一家盛事怡聚乞呼名

稼村類藁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藁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稼村類藁卷二十八

元　王義山　撰

祝詠行狀

龍興路五學教授告廟文

聞之孟軻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某里人也而職教焉非父兄之執友則朋輩之同儕詎敢曰為鄉里師乎某嘗為國子正今又分教於鄉漢胡毋生齊人也為博士

而歸教於齊學者宗之某無學之可宗而敢援此例將有叱而去之者曰此非子坐

東湖

某聞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某聞道也未而敢為人師乎昔胡文定為太學官歸教鄉里文定則可某則不可

宗濂

某聞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三者而無一焉抗顏講席多見其不知量也抑嘗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某

不敏請事斯語

縣學

郡有學古也縣有學自宋始惟洪既有郡學又建湖濂二書院於附庸又建學焉聖人之教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在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某何人斯職五學之教敢曰君子之所教者五

癸實齋劉尚書

洪範五福自壽富康寧攸好德至考終命五者備矣先

生既壽且康不特德為天下達尊而齒爵又為天下達尊然獨不以富稱生平一塵瑩徹千古嚴南海之邦象犀珠玉萃焉曾不手涴富求於先生而先生無求於富欠五福之一他人以為欠而先生則曰吾無欠矣以貴言先生有五福之所無以富言先生無五福之所有富與貴先生何心哉至於命以考終此又今世所難者天之報先生厚矣某病不及嘗藥殮不及撫棺今又以采薪之憂不及修辦香敬嗚呼痛其甚歟嗚呼痛其甚歟

祭山居劉侯官

哀哀山居而止於斯家庭之學曾未及施所學伊何救時之劑公而大用廊廟之器假令萬鍾焉能浼公毋謂所到止於一月哀哀山居修短皆數出師未捷而身先死少陵所以為武侯哀從古如斯獨山居哉愚嘗評公一世之雄卧百尺樓餘子下風珪璋琰璧不假彫琢海鯨天驥不可羈縛其學汪洋淵乎向舒讀盡人間未見之書作為文章翔蛟躍鳯睥睨韓柳越軼屈宋公有英

嗣必世其科曾遊廣寒蜚聲巍峩天地中間惟理不朽六藁猶在詔令傳後山居雖死不死其名彼富貴者烏獸好音山居逝矣欲見無所潔觴一奠隕涙如雨

祭徐伯康

士庶人三月而葬也公以名父之子天靳之壽讀父之書而不得用於世死又後十七年而葬禮歟非禮也豈人子之情有大不忍於心者故廢禮而用情歟雖不合乎禮然亦可諒其情矣嗚呼人子之情天下之至情也

聖人緣情制禮得不諒人子之情乎嗚呼

瑞金知縣愚齋聶先生行狀

先生姓聶氏諱嚞字愚仲世居臨江軍清江縣修德鄉石洲里家世儒科天聖間有登進士第者諱言熈寧間有登進士第者諱復先生其裔也聶族望於清江舊矣曾祖諱公彥祖諱侯服父諱次山俱以詩書燕其後先生生嘉定癸酉之癸亥癸卯癸丑義山垂髫時間往外氏家外祖父令同羣兒角對偶每試輙弗敵先生齒髮

壯刻苦自厲屢試場屋不偶寶祐乙卯始拔清江解明年試南宫知舉竹所陳公顯伯定其賦魁天下忠齋留公夢炎讀其論曰此有學識士也策微誤竹所以本房副卷朱君值易之竟以第五名賦入等今湖南帥幹鄧君林留京語人曰林得之㬊齋鄧公坰省魁初取清江聶嚞因謝有司竹所謂先生曰公為省元七日科第髙下固分定人皆為先生惜先生處之裕如也初筮贑州贑縣西尉再調宜州教授未赴改辟臨安府右司理參

軍秩滿辟浙西帥司典市酒庫以考舉及格改合入官
旨授宣教郎差知贛州瑞金縣事先生未及赴病矣暨
歸猶力疾哭先君甚哀是日抵舍未暮冠裳見家廟
禮訖又冠裳見族姻如見家廟禮又禮訖觴族姻以下
賓退入坐正寢環諸孫四旁相勞苦甚悉夜向晨顧謂
左右曰吾在途嗜睡如酣然寢不安席堅忍自扶以迄
於歸言訖整襟拱手而逝時咸淳丁卯臈月十有九日
也享年五十有五嗚呼曳杖逍遥之歌易簀戰兢之言

此聖賢事也非先生學力到處其何以死哉初先生病臨安旅中戒其子曰我毋效里中某官病未終丐棺於京尹吾計吾囊俸餘亡幾僅可棺全吾以歸吾父母嗚呼士窮乃見所守先生病且殆不旦夕死獨不肯向人道乞字此豈窮困所能屈哉是殆與孟郊之食若薺韓愈之無緼袍陶元亮之不折腰同一堅硬聞先生之風者頑夫廉鄙夫寛薄夫敦懦夫有立志嗚呼人不能窮而天地窮之悲夫葢先生之學所以不為死生得喪貧賤

禍福所恐動者全是養得剛大之氣故見之行事無非自是氣中發出來世有一等衰颯懾怯又有一等私意纒繞之人其身未死而氣已先死先生身雖死氣浩然天地間不死也先生自幼不好弄儼然成人篤志問學家寠甚無貲買書從朋儕借録外祖父伯舅為典衣鬻産教之距所居十數步有小齋先生閉户讀書雖祁寒不爐夏不扇老母歸寧先生入拜堂下羣犬喧吠如生客蓋先生昕夕與書俱以至忘歸老母歸語其故先君

矍然曰果爾肯屑為兒友否羅致之俾共學焉晝同燈
坐同席寢同衾窮晝夜之力鑽仰於學者葢十餘年先
生學益進遂同就正於前南豐尉金川雲林楊先生攀
龍雲林江西賦家哲匠嘗試教官又試博學宏詞科先
生自登師門屹然為士林表儒門下高第屨滿相率而
尊之曰愚齋先生服其教者不特為魁岸偉器且薫其
德而善良焉先生於燈窻用工最苦今世士子取科舉
之文如詩賦論策蠅頭細書出於手澤者數十帙類編

先儒文集前乎書肆所未有口吟手抄彪分臚列其為
帙十四先生曰是未足以恵後學於是窮搜廣覽聚百
氏之書幾充棟取先儒為正宗括其精髓盡五年心力
書成凡十有二帙名之曰友録士友互相傳寫為矜式
嗚呼先生用力於斯文至矣方其未尉贑西家食需次
猶不已於學反覆考亭四書緒閲本朝名臣言行録采
取其可資立身之本編之成書曰士學心録可達之治
人者别而異之曰仕學如是又十餘帙故其行修於家

達於鄉而信於人其學問於師得於心而措之民皆自講貫中來也開慶己未及瓜贑守雲西陸公景思以文雄當代於士少許可識先生文墨間以初筮未應舉止以文華上之於朝其詞曰雅器玉温英辭金振葢亦確於許予者是年冬北兵瞰上流所在湏洞贑雖僻一方多冦警邉壓一隅輒團民兵設烽燧築排栅尉皆身之奔走疏附會靡寧日時有以清野之説獻憲守雪村撫公뀪是其議下令撤城西民居先生爭不勝被檄後故

緩其事後亦無他虞民居賴以不毀顮民至今德之鄉
有殺人者事已逾年不知殺人者名縣憑寸紙以數人
姓名下尉捕先生已疑其非潛加搜訪得真殺人者縣
所指果皆平民或曰尉捕盜有功當上先生曰尉職也
以人命易官爵非所志輒巽謝顮境有劉村園頭兩鄉
對峙世相讐小有爭輒相屠先生履其地覈其爭之由
械其尤無良者致之縣縣欲盡蒐其徒芟之先生不可
悉致其人於尉坐之兩廡以義理曉之爭者百餘悉相

顧自責曰尉活我也相與釋私憾結歡盟羞前之為持牛酒轉相問勞往還居三年賢勞備至逮事憲使恕齋吳公革一日民有訴邑事不公者十餘狀恕齋叢其事於尉期以五日盍將覲其所處也先生不由吏手如期悉定奪以申皆中肯綮恕齋奇之遂有造就之意書滿䝉民議即某地像而祠焉先生聞之曰尉小吏受容察於臺府之下免過幸矣顧敢爾繼又聞有私繪其像於家者亟畀之錢卷而藏之會吉之龍泉闕令恕齋以先

生辟命將下恕齋建臺西總再調取宜州令官恕齋尹
神皐首白之廟堂辟先生右司理先生介潔高遠以吏
塵困人猛欲就冷職誓不以書生試獄吏牢辭至再恕
齋曰公廉明如此何官不可為勉彊祗事恕齋後謂人
曰吾為天府得兩獄官謂先生及廬陵許君雷發也庀
職以來隨事爬剔惟求無愧俯仰官爵不論也禍福不
計也獄有二事一則曰冐官爵而戕人命一則曰殘骨
肉而據家財其力可通神而吏又舞吾法益州縣數年

不決之獄先生據按推詳姦狀俱白試以利弗動脅以貴弗怵某至含沙肆毒幾入臺評後二姦卒正典刑先生之名遂滿天府上下莫不敬其廉能雖閭巷小兒亦知有聶司理克齋徐公復以康平舉恕齋以廉介舉平齋趙公汝暨以持身端謹舉厥後被旨薦矣又以先生才學操守聞於上期年間三剡如寄有貴介貪先生名欲以京剡舉謝絶之退謂所親曰吾不敢以父生師教之身而辱於戚畹之門蓋其所學正大自貴重其身如

圭壁靜見孫公子秀尹京於縉紳間稔其名一見青眄

會華亭有巨室因糴碎家先生曰華亭為邑歲糴止十

五萬某人一家耳家不大於邑而倍其數三十萬有是

哉白之府府轉白於朝卒減半靜見由是期以遠器不

數日以學識優長趍嚮端潔舉不閲月而石溪吴公舜

龍為之合額節齋陳公訪以遺賢為憾舉先生善聽獄

訟盡公得實科而肯齋李公芾亦以從事郎舉闗陞兩

考內五削俱圓吾黨皆以先生通籍為賀先生曰吾之

心豈祇媒一身苟禄計哉每書戒其子必以充廣德心力行好事為訓秩滿市民爭綵旗幟以華其去有庖空但酌西湖水及靣上三年無愧容等句杭民駭瞻謂前此所無有六考既書會任内有慶因微眚法碍通班以典市酒入辟留幕府肯齋政事間凡心力不逮者悉以委之南廂闕求官者十數肯齋曰此非氣䰟如夏秋不可卒不他畀攝事期月能聲滿京國識者遂稱其有剸繁治劇之才先生官於桂薪玉粒之地凡四考介峭屹

立食止菜無異品西山先儒謂斯民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惟先生可語此蓋其安貧樂道每曰為好官不若為好人故自入仕以來行事之纖悉必記而養廉徽俸亦别籍以識意蓋曰事不可對人言者不可書則吾不為之矣貨之悖而入者不可記則吾不有之矣此亦清獻露香告天之遺意嘗自賛其真曰仰不愧俯不愧内不愧兢兢此心戴天履地推是心謂造物當滂沛其報而所到止此嗚呼痛哉性儉約

弊裘故褐終身不易最友孝方伯舅卒襄大事稱家之有無未嘗等其費於二兄伯舅始娶敖氏生輝森繼徐氏生先生及焱先生處兄弟無間言視二兄急難不啻已雖兄號妻啼寧弗顧自登第後每以養不及親為恨其之官也迎兄就養弟焱出為族人後年未三十而死上有垂白之祖母事之如已母下有垂髫二女撫之如已女娶同邑楊氏子男三人端與見禮部待省端茂端佑俱秀而文人謂先生有子如此死無憾端茂以父命

繼弟焱後女二人長適同邑彭果次適豐城熊以道皆業儒孫男四人孫女四人俱幼其孤將以咸淳巳巳九月奉柩葬於新淦縣欽風鄉白羊嶺鷓鴣山之原俾義山狀其行將以乞銘焉義山竊惟先生之學自養氣入先儒謂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又謂氣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惟能得其所養無妄為以害之則本體不虧又謂浩然之氣纔說浩然

便有剛果意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說皆低不可語此氣先生於養氣上用工最深故死生不為之動肯齋且以氣醜稱而先生自替亦自信其仰不愧俯不怍葢方困阨時手不書乞米之帖口不誦乞巧之文故其氣不為窮之餒使其立乎人之朝當大事任汲黯多慾之諫朱雲折檻之忠張綱埋輪之勇王義方對仗彈李義府段秀實舉笏擊朱泚陽城裂裴延齡麻韓愈上佛骨表孔宗魯扣鑾大呼唐子方論燈籠錦是皆先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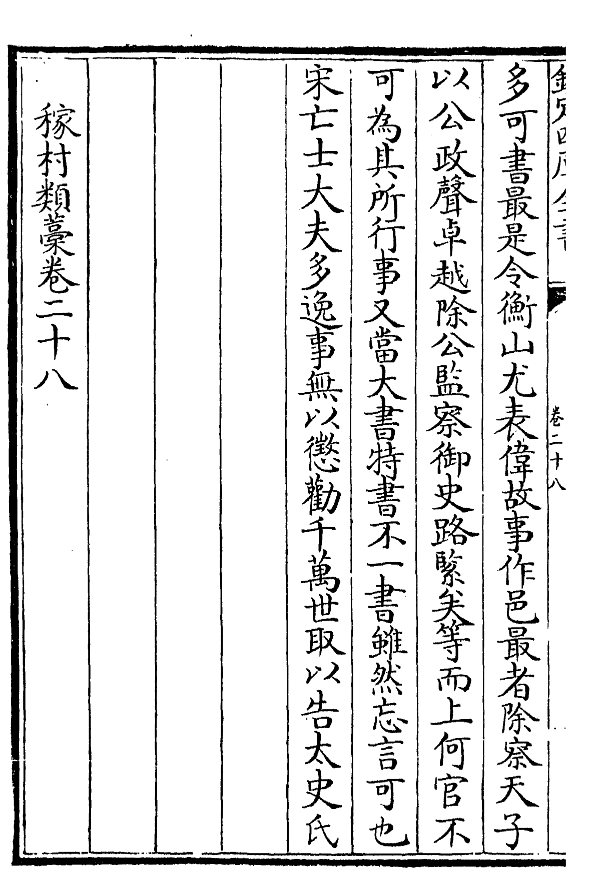
敢為嗚呼言有大而非誇衆人疑焉達者信之嗚呼安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與之論養氣之學哉義山痛念幼從先生遊不特相與厲舉子業於躬行踐履上件件點對小有過必面規無少假借雖情好本兄弟然敬而憚之甚於嚴父哲師之臨其傍凛乎法家拂士之議其後也義山壬戌竊第太常先生有書自贛來以其生平所受用者力行好事充廣德心八字相懋勉嗚呼先生棄義山而徃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

也息而莫予鞭也嗚呼已矣以先生氣節如此而不得傳於史其官守之卑又無言責以洩胷中剛大之氣噫柰何其

徐侍郎逸事狀

宋德祐甲戌北兵渡江舉朝相顧失色余往訪正言徐公與論國事聞臺諫哭聲震天御史中丞陳過庭哭尤慟明日過庭先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李可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潘文卿走獨公徬徨不忍去謂余曰自古無走

臺諫閱月除公左史兼權戸部侍郎然問過庭可文卿當愧死不死初平章賈似道督師江上自度力不支將議和權也畏公議弗敢欲其議自臺諫學校出貽書政府達意於公公毅然不從嗚呼壯矣事亟謀遷幸權也公抗言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金陵皆非惟當固守京城嗚呼又壯矣明年詔守和寧門和亦不及事矣未幾京城失守遷亦不及事矣公諱卿孫字麟仲一再魁鄉薦壬戌省試高列自初筮潭州善化主簿至正言



多可書最是令衡山尤表偉故事作邑最者除察天子以公政聲卓越除公監察御史路驟矣等而上何官不可為其所行事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雖然忘言可也宋亡士大夫多逸事無以懲勸千萬世取以告太史氏

稼村類藁卷二十八

稼村類藁卷二十九

元 王義山 撰

墓誌銘

清江楊居士墓誌銘

余家豐城去清江甚邇甚邇而甚遠㫖邇而遠以邑異其鄉之行好事而不求聞於人者罕與耳接雖接弗詳也一日有以楊公善狀示余者請刻辭讀之自孝於親

睦族姻而下與人交皆與理合居鄉遇歲侵與鄉人共
年穀低其直之昂無德色其鄉多亢壤一不雨苗焦卷
公費自己未夏堤其水俟田之渴耕者利賴之他鄉或
不稔此獨歲邑委括田他鄉踏地出稅租無孔遺且加
羸馬以求悅長民之不肖者公獨不媚所行皆近厚不
盡人之情其生平類漢馬少遊近世閩士黃長者不羸
金愚其子教以書俱為士林雋翹屢榜亞天之福善未
央也余曰果爾是可書遂訪於今監察御史雲屋徐公

雲屋為余言如所狀之行雲屋與公居同井又甚邇以甚邇之言驗所狀之行於是乎書公諱義成字信伯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聶氏盱江戸掾諱杞之女娶熊氏男二人女一人孫男一人曽孫一人生於嘉凞丙寅八月二十一日歿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年某月某日墓在茂材鄉某山之原銘曰

最難得者鄉逹尊之稱可以驗里中之評嗚呼是可銘

月堂吕居士墓誌銘

呂氏族於洪不多見有世居豐梅仙鄉里名皇地者族甚望家逸其譜莫詳其系之出也公諱益字舜臣尤望於一族曾祖諱明甫父諱廷誼俱弗仕母某氏初仲父未室先祖父為擇對曰娶婦毋以貲必有婦德乃可有媒呂氏女者先祖父曰呂以詩書儒其家必能賢其女是可娶㓜侍仲妣傍乃得於所聞自仲妣歸於仲父也事舅姑以孝處妯娌以和某私竊自語是其家法然也非有賢父兄不能是後十餘年某與清江愚齋聶公

諱囍同學公子夢斗亦來學以文頡頏每課試與之角
相雄長諸老先生奇之某又私竊自語曰是其家學然
也非有賢父兄不能是以仲妣孝於舅姑睦於妯娌知
公事父母孝處兄弟無間以夢斗苦於學知公學然後
知其子學方公之刻志於學也猶及師竹園于公漫塘
鄧公西坡鄒公其友也為文貫穿經史如語孟荀揚本
朝名臣言行書手自抄録字畫精楷葢公端慤士也尤
工於聲律燕處王公秋圃鄒公俱以明經擢第公遣子

執經叅請皆有立夢斗學詩同經多遜之某與嘉夢斗
未弱冠為文字友嘉擢丙辰第仕至通籍某壬戌塵忝
夢斗僅試戌均明年便飛上廣寒宮折取第一枝桂吁
亦晚矣公亦無及見矣非命歟始公習舉子業屢試有
司不售乃堂於居之南前有老松當戸鬚眉甚古又有
此君輩叅錯其間每清風徐來有聲磨戛如琴球門列
膏壤鱗屬水滮滮而鳴羣巘當前朝暉夕烟拱揖獻狀
省身雷公高之扁曰月堂想夫天朗氣清之夕萬籟俱

汲呼取月來屐齒印扶踈酒盃照沆瀣劃然長嘯不知月之為此身此身之為月也嗚呼公則古矣萬古遼天之月則不古也杜工部月明玉堂空子猷剡溪之遊林逋孤山之詠諸君子皆與月為莫逆者也而今安在哉豈獨公然歟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所可為公賀者書脉不朽耳若夫遇歲歉則推有餘以及鄉之人歲庚申所在冠攘出力以衛桑梓此富而仁者所樂為也亦處鄉里者所當為也是不可不書亦不必特書

公娶闕氏先公三十六年卒子男四人孫男八人孫女十二人曾孫四人公生於癸卯三月二十七日歿於丙辰六月五日享年八十有六諸孤以某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於同里之龍州將葬夢斗來謁銘某以哭先君辭後一年夢斗曰子之琴祥矣言可文奚辭銘曰

嗟嗟吕公以月名堂種桂一枝於月中央後有興者高掇其芳月堂雖死而名猶香

汪母孺人李氏墓誌銘

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先君嘗曰主一仲子顧妻弘齋李先生女荆釵布裳惟蘋蘩是供識者嘆其眞儒家女武寧汪君章少以文學稱弘齋曰是可妻以其兄之子妻之其樸如弘齋女晦翁嘗謂李敬子赤子保天理仇讐嫉人欲吾之畏友也世之君子其學足以化天下而不能化妻子者有之矣弘齋之學能化其家如此今世稱婦人之賢曰事舅姑以孝也處妯娌以和也勤以治家也儉以足用也婦人皆能是雖然此婦人職分當然也

天下惟婦人能教子為可書初孺人適汪也生二子從溢從潛從溢自幼至長皆父之教孺人能相其夫以教子一家之間父既儒外氏又儒從溢有成立甲戌試特科入第一等授廸功郎蘄州蘄水縣尉從潛遊庠序有聲從溢不特儒其身又儒其弟又儒其子將見曰仍曰來儒而又儒汪氏書脉之永孺人有力焉孺人生為儒家女既嫁為儒家婦宜乎其子孫之儒也孺人以從溢恩封孺人女一人適建昌縣學李惟義孫男三人中龍

旗龍以潛藩薦名禮部應龍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同邑余紹榮次適陳自立曽孫三人儀鳳翔鳳附鳳曽孫女三人孺人生於紹熈甲寅二月乙未終於至元戊寅庚申葬於上清鄉毛源雙龍山之陽某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孺人之家儒故能相其夫儒教其子若孫皆儒

亡嫂孺人周氏墓誌銘

柳子厚誌亡姊崔夫人之墓曰夫人歸於夫家為婦為

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笄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銘婦人惟族姻知之悉禮曰内言不出於梱梱以外縱知未必如是之悉也亡嫂故簽書武昌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周公某之女周清江儒家也曾祖某祖某妣某氏某年歸於我先兄先兄諱某先孺人幾年卒先兄世居龍興府豐城縣長豐鄉槎溪里去清江不一舍後徙居焉初從伯妣楊氏早嫠延師訓子手植書種先兄與弟沂以學相懋沂特奏名進

士故吉州安福縣主簿詩書之澤孺人又能演迤之古今稱婦人必曰功容言德雖然常事耳不必書惟能教子者為賢母孺人自歸夫家事舅姑以孝處妯娌以穆婦道備矣生二子鎡登甲戌進士第前廸功郎吉州萬安縣尉次廷瑞出繼祖母舅楊氏後丙辰科南省正奏名雖不幸早世然詩書之澤霶霈矣且方來而未央也嗚呼教子為人父者之責也不幸父亡母存母始得以專教子之名雖然豈孺人所願哉孺人生二子相繼取

科第他母所無也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孺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殁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年某月某日其葬清江縣某鄉某山之原過其墓者必曰一母而兩令子孺人生子又能教之此所以異乎他母也其可不書銘曰

兒在襁褓母保抱之不曰有父在兒方垂髫母長育之不曰有父在不幸父亡母存教子之責萃於母之身母而賢軻其子此三遷之教所以有慈母之稱嗚呼母也

天只父兮何在而毋獨擅教子之聲亦豈為人子者之所忍聞故傳曰婦人不願有名

胡母孺人劉氏墓誌銘

豁孤之巔有故人焉是為翠屏先生李公某翠屏死未及銘其墓吾過矣雖然翠屏之學惟門人胡順父得其傳銘其門人胡順父之母之墓吾之責或可逭焉爾孺人姓劉氏諱貴靜儒家女也曾祖稱祖文政考良恭妣蕭氏歸於胡某晞齋其號也晞齋歿於寶祐癸丑先是

翠屏銘睎齋墓有曰學問博見趣明為人純茂篤實與庚子鄉貢有是夫故妻然也愚嘗謂銘婦人惟族姻知之悉劉君登孺人中表也梱以内之事劉知之狀孺人之行甚悉有是母故子然也古今稱婦人惟曰德言容功常事耳惟德言為可書遣子就學於東脩常禮有不廢孺人之所謂德也每談古聖賢事及家學家法之懿以相勗厲孺人之所謂言也以孺人之德之言如此不書非闕歟余洪人距韻九百里於何而知胡母之賢以

信翠屏者信胡又以胡之内姪劉君狀孺人之行愈信
孺人為胡之賢母又以教授張君某學賓盧君某之書
歷述而益信其賢此而不銘孰可銘孺人生於某年某
月歿於至元甲申之十一月享年六十有七葬於某年
某月某日其地在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孺人孀居三十
有二載今日可以見夫於地下難矣哉又能教子親明
師取良友為世閒人難之又難也若夫典中饋而惟酒
食是議溫公謂此婦人之職不書銘曰

翠屏死其學傳於孺人之子孺人今之孟母

先君壙記

嗚呼先君有子不肖獲罪於天不自隕滅禍延於先君嗚呼先君何辜至此極邪未窆之先表兄宣教郎待參聶囍狀先君之行將乞銘於今世大手筆義山不敢私述先德謹取囍所狀者約而鑱諸壙初囍與義山兄弟同筆硯學成而歸寶祐乙卯囍領鄉薦明年試南宮知舉定其賦將魁天下他考官意見相角竟以賦五名入

等先君教也嚞以是狀先君最詳王自江左為士林盛族先君諱道昌字叔潛世居豫章豐城之槎溪曾祖諱子忠祖諱惜然父諱德秀俱弗仕妣清江周氏故賔州别駕諱邦光之女娶清江聶氏嚞姑也先君骨相偉岸望之揚休山立事親最孝處兄弟無間言待族姻以恩義相陶浹議論務寛厚人有善稱不容口惡則為諱之家僅中産無剩財小有餘輙推以及人歳不登減糴價以濟鄉之貧乏率為常力行好事不止一人以君子長

者稱之以詩書遺後人曰吾家籯金也方弱冠笈書郡
庠十載一燈僅一再亞選語人曰吾有子可脉此書矣
謝埸屋去築書堂曰麗澤羣鄉之秀者學焉數十年來
里中講說義方之訓以先君為法淳祐巳酉義山義端
睽江西薦又明科壬子又聮薦又明科戊午義端又薦
又明科辛酉義山又薦明年義山偶塵㕘廷試覆考秘
書文公天祥以義山策有直氣巳第在前三名後乃乙
科越三年景定甲子㑹朝廷賜高年爵蒙恩授先君承

務郎致仕毋孺人先君存時嘗卜壽藏於瑞州高安縣新豐鄉西山之原義山義端以咸淳丁卯冬十二月癸酉奉柩葬兹地其地位巽面乾至穴所推一峯而上之龍虎詭蔚一水來前迂徐演迤如之玄山下有竒石兩如鹽虎形抑水勢而緩之徘徊淀洑然後東前聳一山如席帽天馬策策如躍或曰壬戌殿廷之選可取而償使為先君子而孫孫而子子而復孫孫而復子相與環無窮當有代應是讖者嗚呼利先君之葬為子孫榮為

人子者恐乎先君生於淳熈丙午閏七月丁丑終於咸淳丁卯六月庚午壽八十有二義山從政郎南安軍司理參軍義端成忠郎知武岡軍綏寧縣孫男二人惟肖登仕郎次通孫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鄧直夫次適將仕郎待銓彭懋次許嫁進士袁雷應未行餘尚幼先君將考終稱萬古萬古者再義端問何謂也先君曰汝不觀誠齋先生與伯子訣之言乎言訖而逝義山時贅員江西漕幕是夕漏二鼓家僮以先君將去世之命召

戴星而奔未百里訃聞嗚呼為人子者當親庭甚可懼之年乃去之而仕令歿不及歛嗚呼窮天下之哀不足以聲此心之痛盡天下之辭不足以文此身之過罪大惡極嗚呼尚得為人子邪

先妣壙記

先妣姓聶氏諱維清曾祖諱大方祖諱公彥父諱俟服俱弗仕妣周氏世臨江清江縣修德鄉五石里生於淳熈丙午閏七月二十三日先祖考為先君擇對嘗曰一

婦賢一家齊矣必懿行淑德乃婦之母以易先君諱道昌稟父命而受先妣於正室景定甲子上有事于明堂制詔士民有子登進士科者以年封有旨授先君承務郎致仕先妣孺人享年八十有四以咸淳己巳九月十二日終嗚呼哀哉先是咸淳丁卯之夏先君藐棄諸孤義山義端所以忍須臾死者有母在哭父未乾繼以哭母天摧地裂痛其鉅乎義山嘗聞伯舅季舅言先妣在女氏也事親孝父病為父禱食不肉三年族姻賢之事

兄姊如父待弟妹恩義無欠虧既嫁以孝於父母者孝
於舅姑以睦於兄弟姊妹者睦於妯娌及先君之姑姊
妹義山幼侍先君傍得於所聞及長得於所見如伯舅
季舅之謂嗚呼先妣自笄而上為女之道先君之知不
如伯舅季舅之知出嫁以後為婦為妻為母之道伯舅
季舅之知不如先君義山之知也以伯舅季舅之言驗
之所聞於先君及義山得於所見先妣可謂賢矣初先
妣事姑之日淺事祖考惟恪起居飲食之節靡不至先

祖考喜朋遊中饋之助賓至是日值先妣饌先祖考喜曰吾待賓不菲矣殺羞孔嘉不戒而具不豐不敢進不精潔不敢進先祖考亟稱之每對人言願此婦蚤生男以報先祖考有愛妾或謂先君兄弟四人一飯瓜分亡幾不可以再娠先妣曰生子耶吾子之生女耶吾女之後卒無生姑姊妹已嫁而反多傳食焉先妣恥之必迎之私室饋於斯寢處於斯還必賫其篚以往族姻有女力不能嫁者嫁之雖脫簪傾稇弗吝其仁至於不呵叱

奴婢鄰有答筆聲已顰蹙曰痛痒一也性雅澹蔵紉機杼之外無他習袪服珍飾悉屏去先君篤於義方塾延名師戸外參請屨滿每餉先妣必身之庖廪相繼無廢禮伯舅有子諱嚞姿禀秀拔兒時不羣先妣歸寧以嚞為可教歸語先君曰是子可為吾兒友羅致之俾義山義端共學嚞自是為士林表偉淳祐己酉義山義端聯江西薦又明科壬子義山義端又聯薦嚞子端與同江西薦又明科乙卯義山義端又聯薦嚞預鄉薦明年嚞

試南宮幾魁天下策微誤竟以賦第三名入等仕至通籍又明科戊午義端又薦又明科辛酉義山又薦明年偶塵忝廷試大魁文先生以義山所對有直氣批第一等上擢第一後為詳定者抑之置乙科初外氏家本儒天聖間有諱言僎寧間有諱復俱登進士科厥後文脉萎薾以嚞復振嚞未第前其子薦其兄文名薦其叔啓薦嗚呼先妣以一婦人而能使二氏之子孫澤於道德仁義難矣先妣事父母為賢女事舅姑為賢婦相先君

為賢妻教子為賢母嗚呼先妣為女為婦為妻為母之道可謂賢矣今以咸淳巳巳十二月十四日奉柩祔於槎㵶曾祖妣熊氏之墓之後嗚呼先妣以開禧丁卯十二月十四日歸於我先君先君以咸淳丁卯六月十四日棄先妣而逝死者歸也開禧丁卯十二月十四日先妣之歸夫婦之合也咸淳丁卯六月十四日先君之歸夫婦之離也今先妣又以咸淳巳巳十二月十四日歸于土嗚呼死生離合固不偶然也而人子之痛庸詎可

歸之數乎嗚呼痛其甚歟

稼村自墓誌銘

余姓王氏生於宋嘉定甲戌八月之戊午先君名余曰義山字余曰元高世居隆興府豐城縣長豐鄉之槎溪今為龍興路富州曽祖諱幡然祖諱德秀以詩書世其家先君諱道昌贈奉議郎妣聶氏贈安人妻李氏封孺人男惟肖女仁靜適從政郎惠州録參趙孟柔孫男同老尚幼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力行一敬字為一生受用

屢試成均弗績高揖謝同輩曰吾歸教吾子矣創家塾
扁以麗澤羣鄉子弟教之洎長俾師吉州司户雲林先
生楊公攀龍學賦兼易先生擢第後試博學宏詞因習
焉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
壬戌某壓泰廷對覆考祕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
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徐公經孫為詳定同邑人也他
有所主先得某所獻策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初筮永
州司户再調南安軍司理闕陞從政郎連丁家難服除

問選得光山軍節度推官兼書記未赴辟浙西鹽場贄
漕府幕權京學教授京削五溢其三陞朝主管尚書刑
工部架閣文字權主管官告院除國子正以考學及格
特旨改合入官宣教郎添差通判瑞安軍府事奉使台
州催發義米慶元措置海船就之任甫交事朝旨以提
舉浙東市舶兼隷焉先是宋度宗山陵以覆按使幹官
總護使禮儀官該恩轉兩官乙亥春江上報至丞相杭
山先生章公鑑議國事不合有睨揆席者嫉公嗾其徒

攻之公抗章三上不報遂去某以門下客為監察御史潘希聖所劾鐫兩官罷見任未幾江西按撫司辟充參議官未上丙子春宋太皇詔下郡縣令民相率歸附某惟宋末舉朝奔遁而某以奉使出及章公去國而某以坐黨罷希聖謂章公之議國事某實誤之嗚呼千萬世而下誰實任其咎耶嗚呼奉命督餉而某之上關明被劾按閒而某之歸心白古人謂葢棺事定某終身之事已定於此時矣余薄宦所至無足稱述惟以苦硬自將

鮮與世偶至於抑權埶雪寃抑苟職分所當為無所顧忌生平無他好獨於文字刻苦扁一所曰稼村讀書其間惟肖頗能繼吾學余意有得處効横渠疾書法俾録之初宋乙卯臺諫奏科舉後增試小詞科環海内亡應令者余起而為之倡所擬九百餘篇左帑容齋先生劉公元剛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為之序兵後散失亡幾又嘗取宋一經撮其要而書之曰提綱析其目而編之曰類纂幾数十萬言質之焕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

先生以為某之書法中間有與孟子意合者陳平甫備
要壁角裏文字嗟乎後村豈輕許人者拙藁詩銘記序
賛頌跋説書傳策問講義箋表啓狀誄誌凡三十卷讀
書管見十卷惟肖類成又以質之杭山先生先生寵之
以序曰文者貫道之器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嗟
乎杭山豈輕許人者雖然余何足以當之余辛巳嵗卜
居東湖或曰子棄鄉井何居余應之曰濂溪家舂陵而
居溢浦康節衛人温公陜人皆居於洛洪吾父母國庸

何傷胡文定建之崇安人晚年於衡山買地結廬終焉録言行者謂公終於正寢余其老於東湖矣丙戌夏歸省松楸葺先君弊廬裴徊顧瞻如見先君語惟肖曰槎溪吾童子時所釣遊也不二里為西陵村吾將窀穸他日返葬於彼與汝母同穴有合葬于防之故事在夫有生必有死吾老矣死已晚矣苟獲體其受而歸全幸也獨不幸而讀書又不幸而竊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讀書不竊科第不立乎人之朝豈不陶陶然

天地間一民既讀書既竊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謂一民之不如嗚呼必有不如者矣余最愛杜樊川諸君子自誌其墓彼直以死生為晝夜耳斯人不作而余竊慕之如陶淵明秦少遊輩自為挽歌往往悲悽憤惋不脫兒女態壯夫不為也雖然余之誌余之心也誌作於丙戌之八月書誌日併死葬日余不得而書銘曰

東坡死於常葬於汝之陽頡濵囑其子歸而祔於眉山之傍嗚呼何必去父母之邦

稼村類藳卷二十九

稼村類藁卷三十

元　王義山　撰

樂府樂語

千年調　遊葛嶺歸有感

勝地獨湖山湍堂貯風月歌舞太平氣象雪回雲遏紅鞋朱帽隅岍喚舡芙蓉萬疊人稀到這清絶　因思舊事莊敞平泉宅莫與他人樹石對兒孫說難全晚節不

如一邱壑住茆屋三間任窮達

水調歌頭壽湖南胡大

沆瀣金莖露清潔玉壺冰分明昨夜光現南極老人星山甫秀鍾崧嶽傅說上符箕尾造物為時生一代詞科伯飛上到蓬瀛　紫微天丹禁地掌絲綸盤洲益國箇樣人物只三人辭却翰林風月故就湖湘霖雨天下共為春試看玉堂大半秉洪鈞

臨江仙壽章丞相

明日中元生上相真上相上元生淄城燈火晝三更台星呈瑞處一點壽星明　和氣薰蒸開泰運湖山萬里光榮願推天地發生仁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淄庭芳壽余節使

線柳迎風錦棠媚日十分春色豪奢青烟宫燭飛入侍臣家瑞靄深籠晝戟壽星照曲濤高牙因知是崧高華旦珖宴醉瓊花　翻鵷新詔墨闈樞庭召入已辦宣麻比汾陽福壽公更穹華佇看裯青疊紫書香藹桂子蘭

芽鳴珂處西湖路上接武築堤沙

水調歌頭 乙亥春永嘉歸舟

宇宙郵亭耳遊子問舟歸灘上灘下轉柂欲速點篙遲安得泛河一葉尋見江南歸處多只是句餘此身無地着驚浪濕征衣　獨張翰見夙起早知幾誰把乘舟偏重良策濟明時夷島人烟相接恰在永嘉上浦猛憶浩然詩鄉閭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亂燕飛 乙亥春題鴈蕩山

雅有登山癖覺老來尚可躋攀浪遊躡屐險怪誰堪稱鴈蕩爭秀羣山第一更聳出穹厓千尺景物深藏長谷裏最上龕水鑿時衝激硉矹處鉅石闕地生天作誰能識睹江山如故恨無一時人物靈運當年為太守佳處都曽遊歴獨不見此山脚力風月直須人管領怎不移石壁題巖壁今且着老夫筆

念奴嬌懷舊

題臨湖閣閣在東陽向巨源所創洪容齋作

記舊贅漕幕居其下

南昌奇觀最東湖好景重重疊疊誰瞰湖光新傑閣橫把翠峯截薜十里芙蓉海神捧出一鏡何明徹鳶魚飛躍活機觸處潑潑　容齋巨筆如椽迎來一記羸得芳名獨猛憶泛蓮前日事詩社栝桙頻設倚看斜陽簷頭燕子如把興亡說誰迎誰送一川無限風月

瑞龍吟壽京尹曾留遠

晨光曙遥見昭灼文奎照天心處蛾眉皎皎西飛北渡

南極騰輝燦麗神皐地爭看碧幢旗戟藹然佳氣深深有美堂中綉幙錦幕笙歌不住知是元戎初度玉觥頻舉雲堤烟市時聽笑聲都人相賀相語　人人說是活佛生今世襟懷内嚴霜瑩月春風秋水文肅貂蟬貴南豐學問文昭節義若問莊椿歲堪誰比清源曾公壽齒郎君宥府衮衣榮侍

賀新郎自賀生孫丙戌四月

自笑斟醽醁作牖然一老逍遥東湖湖曲好事爆然來

子舍報道生孫新浴筭天也從人所欲萬事足雖緣有見子孫時萬事方為足詩禮脉令有續　吾家本是山陰族見生來風神稍秀足娛吾目吾子吾孫同此月日分繞爭五六喜聽得歡聲滿屋愚魯聰明天所賦只無災無難為多福且願汝書勤讀

文章末技耳至於駢辭俳語技之尤小者也司馬公自謂不能四六歐陽子不肯為人作四六鄒道鄉不作樂語而余皆犯之矣惟肖類於卷

尾姑存之以紀一代儀文之末云

壽崇節致語隆興府

萬年介壽星辰拱父母之尊四海蒙恩雨露寵周臣之宴頌聲交作協氣横流與天同心為民立命以聖子承承繼繼九州悉臣奉太后怡怡愉愉永久億載寶冊加徽稱於漢典綵衣絢瑞色於舜庭捧金爐香胥慶壽崇之旦王巵酒永延長樂之春躬稟聰明性純愛敬晉福介王母三千年之桃暈新紅華封祝聖人八九葉之蓂

開並綠耳鳳韶之雅奏烏魚藻之深仁臣等幸囿明時忻逢盛事遥瞻禁衛謹播衢謡

東極承顔肅紫宸恩醲湛露燕羣臣香傳禁柳鳴球瑟影顫宫花鵠縉紳璀璨祥光三殿曉怡愉和氣萬年春明朝又紀流虹瑞更效封人祝聖人

對廳致語

怡愉奉太后稱觴盛長樂之儀普率皆王臣會宴接鎬京之飲懽浮魚藻光射斗牛恭惟特進大觀文大丞相

國公四海儒宗兩朝元老巨川舟楫旱歲霖雨不有其功清時鐘鼓勝事園林自樂以道暫遊洛社更築沙堤宫使端明相公吟遍玉堂來尋綠野聽星辰履久聮紫殿之清依日月光已覺黄扉之近宫使閣學尚書為國喉舌同姓腹心寄與西山雖喜林泉瀟散召還北闕要推社稷經綸觀使提刑户部曽策駒駰肯盟鷗鷺入直天上尚記青藜趣起山中便持紫橐提刑詔使提刑部灑人寒露厲古清風衡岳雲開會見郎官列宿甘泉地

近即依天子九重觀使提刑判府監丞玉節猶香幅巾
自適胷中宇宙素存開濟之心足下風雲直峻清華之
武觀使判府刑部老成器局光霽襟懷賛白雲之司早
培朝望翔紫霄之表簡在帝心衆位判府郎卿金石春
鳴琳琅映照吟萬柳陰中之句香入詔芝接五花影裏
之班望高玉筍及梓里潘前之材俊皆蘭臺向上之鎡
基我知府運使華文國史祕監侍郎渠觀聨輝節麾疊
組不知晝錦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但喜陽春在天庭

之間湖山之外嘉與十一郡黎元之衆載歌萬億載慈
祥之詩夀崇方慶於坤闈既醉共分於天禄合星垣之
賔佐偕月乘之儒流簮府材能柳營韜略客坐聮杏壇
之秀男邦譪花縣之英籩豆肆陳笙簧迭奏福介于王
母幸永瞻慈極之尊河清生聖人更同效華封之祝某
等敷陳俚調揚厲休期
八葉蓂香夏氣清坤闈有慶佛同生楓宸稱夀雲霄逈
芉野霑恩雨露深祚永萬年齊晉福孝濡九有樂升平

電樞又報祥光繞需拜揚休天子明

唱

金闕深深正夏日初長禁柳青祥烟紛簇紅雲一朵飛
度彤庭千妃隨步處覺薫風微拂觚稜天顔喜向東朝
長樂獻九霞觴
分明西崑王母來從光碧駕飛軿為言今日金仙新浴
共慶長生捧桃上壽天一笑賜宴蓬瀛沸歡聲道明朝
前殿又祝椿齡

勾問隊心

妾聞舜殿重華薰風初奏唐宮興慶壽日新逢遠方稱讚效微誠女隊蹁躚呈妙舞腰翻翠柳步趁金蓮豈無皓齒之歌可表丹心之祝相攜纖手共躡華烟

唱柘枝令

西山元是神仙境瑞氣鬱森森彩鸞飛下五雲深急管遞繁音碧鬟影斜花欲顫輕盈蓮步移金紫檀催拍莫沉吟傳入柘枝心

花心唱

慈元宫殿五雲開壽獻九霞杯步隨王母共徘徊仙子下瑶臺紅袖引翻鸞鏡媚婆娑雪風回繁絃脆管莫相催齊唱柘枝來

四角唱

風吹仙袂飄飄舉底事下蓬萊東朝遥祝萬年杯玉液瀉金罍天上蟠桃又熟暈酡顔紅淡芳腮年年摘取獻天堦齊舞柘枝來

遣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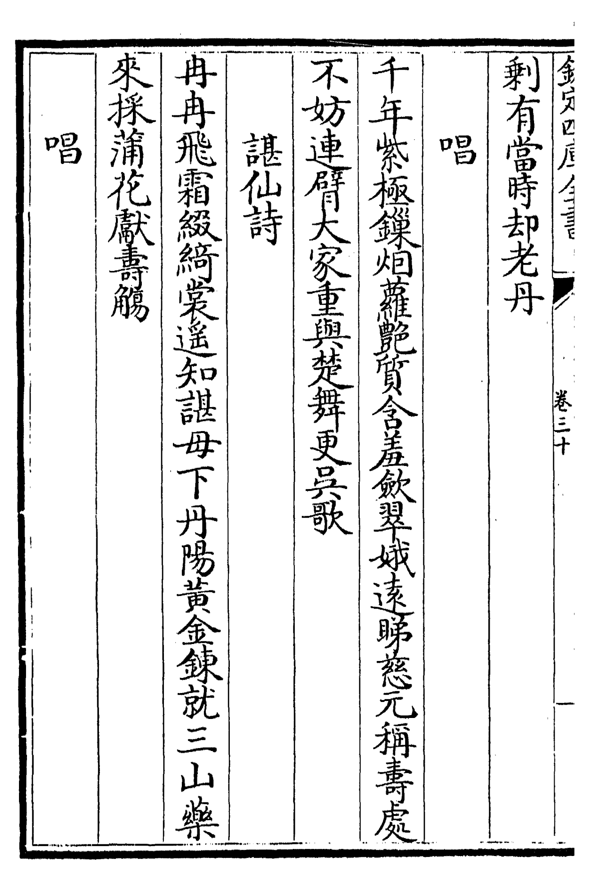
銅壺漏轉屢驚花影之移桂櫂風輕已覺蓬萊之近覆
裀已徧雷鼓重催歌舞既周好去好去

勾隊

瞻壽星於南極瑞啓東朝移仙馭於此山望傾北闕式
歌且舞共祝無疆

吳仙詩

一曲清歌艷彩鸞金爐香擁氣如蘭西山高與南山接



剩有當時却老丹

唱

千年紫極鏁炯蘿艷質含羞斂翠娥遠睇慈元稱壽處不妨連臂大家重與楚舞更吳歌

諶仙詩

冉冉飛霜綴綺裳遥知諶母下丹陽黄金鍊就三山藥來採蒲花獻壽觴

唱

祕傳玉訣自靈修家在仙山最上頭更有仙茅香馥郁
年年今日薰風時候掇取獻龍樓

鶴仙詩

飲馬池邉號浴仙仙姿花鶴古今傳金經尤有延年訣
未數莊椿壽八千

唱

自在雲間白鶴飛晴川浴罷不勝衣旅裁五色氷蠶錦
千花覆處三呼聲裏惹得御香歸

龍仙詩

楚尾吳頭風乍薰滄波深擁小龍君願朝帝母龍樓晚來曳霞裾駕五雲

唱

閒雲潭影日悠悠暮倚朱簾更少留龍壽本齊箕與翼從今日一年一度東極慶千秋

栢仙詩

古栢林間小劒仙雲鬟低綰髻輕鬟願持天上長生籙

來祝東朝億萬年

唱

新吳曾遇許旌陽寶氣横空一劍長願祝慈闈長不老

天長地久有如此栢萬古鎮蒼蒼

遣隊

花陰日轉覩妙舞之初停蓮步雲生學飛仙之難駐遥

瞻翠閬已啓金扃待擬重來不妨好去

王母祝語

長樂宮中永壺天之日月蓬萊島上曳洞府之烟霞不辭弱水之遥來祝南山之壽恭惟體坤至靜與佛同生德比周任知文王之所以聖尊為太后喜唐帝之孝于親和藹一堂慶流萬宇崑圃五城宅幸居至治之朝雲璈九霞觴因獻長生之籙恭惟丕承慈訓克紹洪休八九蓂蓂開接虹流於華渚三千年桃熟侑宴飲於瑶池薰風迭奏於虞絃湛露載沾於周澤臣等喜遊化國適際昌辰容依天闕之光好誦仙家之句

壺嶠天低樂聖時南薫初試度蘭池影飛霞佩朝金殿
曲奏雲和獻玉巵稽首萬年堯歴永承顔五色舜衣垂
仙家更有蟠桃在明日重來謁帝墀

唱

龍樓日永鶴禁風薫拂曉壽星光現無限霞裾欣傳帝
母與佛同生華旦佳氣慈闈看龍顔懽動玉巵親勸捧
祝殷勤對萱草青鬆菖蒲翠軟竒香噴堦前芍藥頻繁
紅深紫淺遥望千官鷺序曉仗初齊趍覲慈元宫殿更

喜明朝虹流佳節同聽嵩山呼萬湛露重重燕慶兩宮
盛事如今親見齊祝願西崑凝碧南山增緑與天齊筭
身長好年年拜舞宫花顫

勾隊

萬歳山前三呼祝壽千花海裏一闋　從來無日不
春況是薫風初夏薔薇闋　芍藥翻堦葵欲向陽榴將
噴火正好共尋奇卉來獻芳筵對仙李之盤根令朝一
轉慶蟠桃之結實明日重來上侑清歡千花入隊

萬年枝詩

百子池邉種最奇無人識是萬年枝細花密葉青青子常得披香雨露滋東風向晚薫風早禁路飛花沾壽草年年聖主壽慈闈先獻此花名字好

唱

先獻此花名字好密葉長清翠羽揺仙𦾔紫禁風薫鶯夏到花飛細香堪掃拂拂曉宫娃爭報道無限瓊妃縹緲來蓬島來向慈闈勤頌禱萬年枝同難老

長春花詩

東風不與世情同多付春光向此中葉裏儘藏雲外綠枝頭賸帶日邊紅百花能占春多少何似春顔長自好清和時候卷紅綃端的長春春不老

唱

端的長春春不老玉頰微紅酒暈精神好多謝天工相懊惱花間不問春遲早風外新篁摇翠葆長樂宫邊綠蔭籠馳道此際稱觴非草草降仙親下蓬萊島

菖蒲花詩

昔年有母見花輪富貴長年不記春今報紫茸依碧節獻來慈極壽莊椿漢家天子嵩山路又見蒲仙相與語而今帝母兩怡愉莫忘九疑山上侶

唱

莫忘九疑山上侶住在山中白石清泉處好與長年沾雨露靈根下遣蟠虬護青青九節長如許早晚成花交見薰風度十二節添須記取千年一節從頭數

萱草花詩

當年樹背入詩章綠葉丹花有暉光為道宜男仍永世福齊太姒熾而昌猶記夏侯曾與賦灼灼朱華凝瑞露紫微右極是慈闈歲歲丹霞天近處

唱

歲歲丹霞天近處借問殷勤何以逢蘭杜碧砌玉欄春不去清香長逐薰風度况是恩光新雨露綠葉青青葱翠長如許端的萱花仙伴侶年年今日堦前舞

石榴花詩

待闕南風欲上場陰陰穊緑繞丹墻石榴已著乾紅蕾無盡春光儘更強不因博望來西域安得名花出安石朝元閣上舊風光猶是太真親手植

唱

猶是太真親手植猩染鮮葩歲歲如曾拭絳節青旌光耀日分明是箇神仙匹引領金扉紅的的下有仙妃纖手輕輕摘為道朱顏常似得今朝摘取呈慈極

梔子花詩

當年曾記晉華林望氣紅黃梔子深有敕諸宮勤守護花開如玉子如金此花端的名薝蔔千佛林中清更潔從知帝毋佛同生移向慈元供壽佛

唱

移向慈元供壽佛壓倒羣花端的成清絶青蕚玉包全未折薰風微處留香雪末折香苞香已冽沉水龍涎不用金爐爇花露輕輕和玉屑金仙付與長生訣

薔薇花詩

碎剪紅綃間緑叢風流疑在列仙宫朝真更欲薫香去

爭擲霓衣上寶籠忽驚錦浪洗春色又似宫娃逞粧飾

會當一遣移花根還比蒲桃天上植

唱

還比蒲桃天上植穉緑陰中蜀錦開如織萬歲藤邊嬌

五色宜春館裏香尋覓七十二行鮮的的歲歲如今早

趂薫風摘金掌露濃堪愛惜龍涎華潤凝光碧

芍藥花詩

倚竹佳人翠袖長阿姨天上舞霓裳嬌紅凝臉西施醉
青玉欄干說疊香晚春早夏揚州路濃粧初試鵞紅妬
何如御傘掖垣中日日傳宣金掌露

唱

日日傳宣金掌露當殿芳菲似約春長駐微紫深紅渾
謾與淡粧偏趁泥金縷拂早薰風花裏度吹送香塵東
殿稱觴處歌罷花仙歸洞府彩鸞駕霧來南浦

宮柳花詩

御墻側畔緑垂垂接夏連春花點衣好似雪茵胡旋舞樓臺簾幙燕初飛薰風日永彤墀曉宮妃簇仗呈千巧就中妙舞最工奇戲衮玉毬添一笑

唱

戲衮玉毬添一笑笑道輕狂似恁人間少偏倚龍池依鳳沼隨風得得低回遶掠面點衣誇百巧似雪飛花點東梁園好惹住金虬香篆裊上林不放春光老

蟠桃花詩

蘂珠仙子駕紅雲來說瑤池分外春道是當年和露種三千花實又從新紅雲元透西崑路青鳥銜枝花顫舞薰風初動子成初消息一年傳一度

唱

消息一年傳一度萬歲枝香總是留春處曾倚東風嬌不語玉階霞袂飄飄舉蓬萊清淺紅雲路結子新成要薦金盤去一實三千須記取東朝宴罷回青羽

衆唱

十樣仙葩天也愛留住春光一一嬌相賽萬里鶯花開世界園林點檢隨時採照坐十眉仙體態天與司花舞徹歌還再獻與千官頭上戴年年萬歲聲中拜

稼村類藁卷三十